

【发郊】飞跃雪山

Posted originally on the [Archive of Our Own](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499553) at <http://archiveofourown.org/works/50499553>.

Rating:	Not Rated
Archive Warning:	Major Character Death
Category:	M/M
Fandom:	封神三部曲 Creation of the Gods (Wuershan Movies)
Relationship:	姬屋藏郊 , 发郊 , 姬发/殷郊
Character:	姬发 , 殷郊
Language:	中文-普通话 國語
Stats:	Published: 2023-10-02 Words: 13,804 Chapters: 1/1

【发郊】飞跃雪山

by [birdcoffee](#)

Summary

代朋友发。
我只是送神明回家。

凌晨四点半外面突然下起雨来，姬发困得睁不开眼，手往床边一摸，摸到潮湿空落的床单和冰凉的水果刀。

他翻身起床胡乱套了件外套，迷糊去抓门边的伞。外面的雨跟玻璃针一样往雨伞上打，夏末初秋的黏腻的蛇缠上裤管和手腕。约好的车六点钟到，从香格里拉沿着滇藏线继续走，姬发感觉自己也睡不了多久，就在一棵榕树下找到了殷郊。树生得繁茂，在雨天铺开一片干地，垂下气生根搭在殷郊的肩膀上。

姬发在殷郊旁边坐下，顺手抽走了手里抽了一半的香烟，咬住滤嘴。

身旁的人有些恼怒地看了他一眼，没说话。

其实他和殷郊也不太一样，殷郊会把脑袋整个扭过来眼睛亮亮地看姬发，但是身旁的人只是稍微侧过脸，眼睛仍然凝视着远处破败老房的上方，眉弓很深，目光也很深。淡色飞红正在天际跃动。姬发举起手机，叼着烟却没动嘴。其实他不怎么会抽烟的，姬发才刚毕业，步入成年人的世界没多久。

身边的人没问他，但是姬发还是笑着说，“我给那个殷郊拍的。他肯定也喜欢看日出。”

01.

他们有三个人，殷郊是日出后才出来的，姬发已经差不多理清楚了。殷郊出来的时候会有不到一分钟的眼神放空，左手指微微抽动，然后殷郊睁开眼睛，如同刚起床一样茫然地环顾四周，很开心地对姬发打招呼。早上好啊，姬发，我没给你添麻烦吧。

姬发把抽了一半的烟蒂丢掉，说没有，殷郊，你困不困？

殷郊打了个呵欠。姬发去牵殷郊手腕时为了避开纱布，轻轻在外拢了一圈，“在车上睡吧。”

他们的行李很少，主要靠买，只有姬发背着个巨大的登山包。防风外套叠起来时化学纤维在空气里摩擦。殷郊在旁边喝掉水瓶里最后一点矿泉水，拧开瓶盖，瓶身被挤压得嘎吱嘎吱，然后做出一个瞄准的动作，塑料瓶嘭地一下弹在垃圾桶边缘，没进。他揉揉眼睛，低

头把瓶子捡起来丢进去，嘴里嘟囔着不知道在对谁说，你昨天做噩梦了吗？

嗯。脑海里的声音说，我要休息了。

在车上姬发给殷郊递了一个脖套，随后打开地图。这次车程直接开到梅里雪山下的明永村。地图老旧，是姬发在父亲的阁楼整理遗物时找到的。父亲和他这么大的时候也爬了一趟梅里雪山，那个时候硬件条件差，只从澜沧江桥爬到太子庙，留了几张黑白冰川的老照片夹在笔记本里，还有和年轻母亲的相遇。姬发用指尖把那层厚积的灰抹掉，那张脸那双眼睛和自己很像。

姬昌死得很蹊跷。姬发想，殷郊的脑袋因为熟睡而靠在他的肩上，呼吸平畅，他只能屏气凝神地思考，像棵松。

他在这趟旅途的起始处碰见了殷郊，这同样很蹊跷。

故事发生在十天前。大学宿舍的人最后一顿散伙饭，庆祝自己要么继承家业要么拿到了offer，绝口不提死亡，几个年轻人在KTV一边互相敬酒比谁杯沿高一边唱的鬼哭狼嚎，姬发对着麦克风唱《伤心情歌》，吼完后耳朵嗡嗡也没挤出一滴眼泪，倒像是前女友分手那一巴掌把自己打聋了。

崇应彪脸朝下瘫在沙发上叫唤，音响声音太大没人理他，他挣扎着爬起来把桌子上的玻璃杯啪地一声丢在地上。

音乐骤燃停止，几个人面面相觑，看着崇应彪留了句“医院”就晕了过去。

好一个碎碎平安。

崇应彪的胃本来就不好，这次没人管他，毕业工作和破烂的家庭关系堆在心里，谁也不知道他在角落闷头给自己灌了多少。喝到胃穿孔，从KTV直接抬到隔壁的市医院挂急诊，可谓近水楼台先得月方便得很，值班医生看着几个都半醉不醉男大学生犯头疼，好心说有没有别的亲属能来。

姬发神志还算清醒，忍辱负重地去摸崇应彪的手机，又抓着病号的手摁了好几遍指纹才打开通讯录，联系人A字开头伯邑考的名字赫然映入眼帘，他强撑的清醒瞬间宕机，扭头去看旁边站在原地对着天花板闭目养神的姜文焕和鄂顺，咬牙切齿。

“你俩别他妈装死。”

同时被自己的兄和兄弟背叛的感觉不是很好，不等伯邑考赶来姬发交了挂号费就走了，走出急诊大门时月亮从对面的写字楼露出来半边眉目，脚底被人造光和自然光照得影绰绰，显得一脸牙疼的他很是悲凉。

殷郊是那个时候出现的，突然撞过来，一身苍白病号服，脸也苍白，在园里像只迷路的鬼。

“你认识出去的路吧，带我出去好吗？”

姬发惊得愣了几秒钟。月色把面前的人的脸切成明暗几片，他张了张嘴，“你是……你是，殷……殷——”

他扯开袖子跑了几步，扒着旁边的垃圾桶吐了。

殷郊走过来好心地拍拍姬发的后背，被姬发一把扯住手腕。

他面露惊讶，“你认得我？”

姬发生理泪水在眼睛里眨啊眨，“殷郊，不记得我了吗？”

后面已经有人追来，白衣白褂白帽子，手电在黄色路灯下像注射针管一样晃着，抬高一点就融入了市中心的光污染。姬发被这场景震得醒了点酒，他问，你从哪栋楼出来的。

殷郊指了指隔壁住院部的九层。那是精神科。侧脸去看那幢楼，目光迷茫，睫毛布下阴翳。

“我带你出去。”

可前后都来要人，甚至还掺着一两个警卫，姬发左右扭头，感觉就像误入了什么末日逃生的游戏世界，索性就当游戏玩下去好了。他一咬牙，牵着殷郊找准一个楼角装作自然地走过去，走到一半听到警卫在后面大喊：找到了！两人拔腿就跑，穿过停车场和透析室前的拱形砖门，姬发翻过侧门的栏杆，一下跳到医院食堂旁边的灌木丛里，旁边是棵松柏。

“跳！”

殷郊往下扑，翻了两个滚，姬发护住他的脑袋，两个人锁紧在灌木下，松柏针叶扎的脸颊又痛又痒。有细微的光扫进来，姬发只能把殷郊抱得更紧，两颗心脏贴在一起砰砰地跳。扑通扑通。脚步声逐渐远了，松了口气。温热在颈的呼吸才像蚂蚁一样攀上来，姬发有点不自在，问，“殷郊，你怎么在这里。”

殷郊坐起来，用一种不含恶意的陌生目光打量姬发，“我睡了很久，醒后记得曾和别人约好了二十二岁去爬雪山——你，你看着面熟。我们见过——”

话卡在半截，他的眼神突然涣散。姬发拧起眉头，小声地叫殷郊的名字。瞧着他右手先是狠狠抽了一下左臂，瞳孔再次聚焦，抬眼时目光狠厉又悲苦，目眦欲裂地伸手去推姬发。姬发顺势从坐位被推倒在地上，后脑勺搁在坚硬的泥土看着星星在天地间转。

医院的夜空难得澄净。

没过一会他视野里的小片夜空被一张脸遮住，殷郊像换了个人。

“你，是姬发吗？”

姬发眯起眼睛看，看殷郊那双星芒掉下去也会沉底的眼睛。

02.

这次出逃之前殷郊特地去买了个摄像机，小巧挂在脖子上，很方便，不过大部分时间都是姬发拿着照相，他把相机挂在姬发的脖子上，搂着肩膀笑着说记得拍照给其他人看看。

枕在姬发肩膀上的其实有三个人。

一个是他小学初中住在邻居隔壁的竹马殷郊，他记得自己有个很好的朋友约好了大学毕业去爬雪山，但不记得这个好朋友是姬发；一个是母亲去世后被送进医院闭关接受了七年药物治疗的殷郊，他知道姬发的名字但是在此之前没见过真人；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不知道是谁，殷郊说第三个他像个神明——祂，而非他。

好吧，那个专有名词叫什么，分离性身份识别障碍。姬发看完地图后又在手机上百度百科了一下，看了几眼退出页面，也没忘把浏览记录给删了。查这些没什么意义，殷郊只是被时光切开了而已。

因为小雨，所以上山的车开得战战兢兢，路也是近几年才用炸药炸出来的，石壁耸立落差有上千米，江水在谷底迤迤而行，澜沧江，父亲当年从这里开始往上攀登。山顶山麓雾霭茫茫，天倒转下来还是天的辽阔，走起来让人心惊肉跳，雨帘挂在车窗，更像在姬发的梦里。他在梦里来过这里很多次了，和殷郊一起，现在他真的在往山的怀抱里走，身旁还真是那个人。

司机师傅开的广播在讲朝歌集团董事长的商业宏图，殷寿又投资了什么生物基因产业，规划了什么慈善事业，那边做了发布公司战略要响应政策，越权越得很明显，一杆子插到底，只手遮天。

姬发闭上眼睛，脑海里倏地浮现出了姬昌的死因，他想象了许多次许多次的画面——毕业典礼当天，那辆低调但价格不菲的跑车在跨江大桥上一路疾驰，然后直挺挺、毫无征兆地撞过栏杆。

坠落。坠下那条平静的江。

那天本该是伯邑考去参加姬发的毕业典礼的。

姬发睁开眼，对着山谷的澜沧江无可奈何地笑了笑，“师傅，换一下广播吧。”

他打开手机给伯邑考发短信：哥你去查一下当时那个司机的病历记录。

殷郊不知道时候醒了，他对窗外的景色很感兴趣，脸往玻璃上贴，绿色的村庄就在不远处，他轻轻地说，“姬发，我刚刚想起来一些东西。”

明永村是个人口很少的藏族村落，大部分来梅里雪山的人都会从飞来寺先找个地方看日照金山，然后再去雨崩村步行上山，姬发是很倔强的人，他偏要跟着姬昌当年的路线往上爬。

村长是个年近四十的和善人，很快同意了两人暂时居住在村落的请求。村长的女儿叫吉玛，今年十一岁，刚上村里小学四年级。村里小学最多只到四年级。

殷郊的主人格在这七年近乎一直沉睡，副人格分离出来用于承受痛苦，而在这十天的旅途中，姬发基本上没见过那个目眦欲裂推到他的殷郊，只有做噩梦的时候他会出来，然后用藏起来的水果刀对着手臂内侧来上两下。

刚刚到明永村的殷郊不是很适应，所以那个副人格又出来了。

“姬发！”殷郊很生气，朝着姬发伸手向他讨东西，姬发的名字倒是记得很清楚，“把艾司唑仑给我！”

水果刀和安眠药物早就被收走了。客房宽敞的手工木床上铺了新带的床单，姬发正借着微弱的灯光看诗集，慢悠悠地说，“我怕你半夜趁我睡觉把我脖子抹了——或者明天早上起不

来床。”

殷郊向姬发要，姬发又不给，两个人如此僵持，大眼瞪小眼。

在此期间殷郊其实也在思考，姬发说的不无道理——虽然他不可能伤到姬发，若是另一个“殷郊”醒来后发现伤口再加一道，估计又要愧疚地觉得自己给别人添了麻烦，可没有药品，他无法入睡，这四年他几乎患上药物依赖，噩梦如影随形。思考的时间不多，他很快被其他东西吸引，目光投向姬发手里的书签，好奇问道，“那是什么？”

书签是一张旧照片。正在用的那张是两个小小的男孩在爬树，一个在树上举着鸟蛋，一个在下面仰头接着，圆圆的脸像两个白面团子。后来下面那个男孩没接住抛掷过来的鸟蛋，哄了另一个孩子好久。

姬发却当不知道他在问什么，只是从善如流地念：

“那一月，我摇动所有的经筒，不为超度，只为触摸你的指尖；

那一年，我磕长头在山路，不为觐见，只为贴着你的温暖；

那一世，转山转水转佛塔啊，不为修来生，只为途中与你相见。”[1]

他面相清绝，声音却低沉得有点哑，殷郊怔了两秒才反应过来，赶紧摆手，“停停停，打住。你不要念错了人啊！”

姬发停了下来，低头看了看书反复确认正误，语气无辜，“没念错啊。”

“念错了，你得等等我把他叫出来——”

“等他出来，我可以再念一遍。”姬发打断殷郊，想了想又笑起来，“恐怕他只会觉得这诗写得好吧。”

殷郊低头，他开始头痛，需要睡眠，“你不问问我为什么知道你的名字吗？”

“殷郊知道姬发的名字不是很正常吗？”

殷郊没否认他，只是摸上自己的脖子，那里还有一道淡色的缢痕。那是他诞生后的第一次寻死，偷偷扯下病房里的窗帘布撕成条往脖子上勒，临死之际身体里的人挣扎转醒，鞭打着他的神经。

——别死。姬发会伤心的。

——姬发是谁？

最后他的左手不听使唤地割断了窗帘布。殷郊像只折翼的鸟跌倒在地板上，拼尽全力地抽搐，空气卷进狭窄的气管，每个细胞都在攫取氧气，呼吸。再呼吸。左手微微抖动，光穿透窗户在他周身盖下可笑的囚笼。他眯起眼睛，盯着光束下起舞纷飞的尘埃。

——原来如此，那是你和他共同的记忆吗？

顺着肩角服帖垂下的夏季校服，洗的发白的水色长裤，他合上厚厚的地质杂志和父亲早年的相册，在晚自习用铅笔的另一端在他的背后写。

殷郊，大学毕业后，一起去爬雪山吧。

03.

清晨从祈祷中开始。殷郊比姬发醒得早，他站在门口两手揣兜的往天上看。每家的主人正走上房顶，燃烧柏叶，向雪山呼喊：呀拉索——还有神山的名字，继续祈祷太平与长寿。姬发知道这种习俗，早在他中学时父亲便与他讲过。梅里雪山的信仰是村民的一部分，祈祷每天如此，风雨无阻，但这是他第一次亲眼目睹。

他突然想起来了殷郊。殷郊在他的生命里出现的很早，又消失了太久，几乎要与所有即将遗失却象征美好的时光挂钩。

比如那个没接住的鸟蛋就是姬发第一次见殷郊，姬发小时候也不是什么好脾气，心想不就是一个鸟蛋吗，至于这么生气。然后又瞧见那个孩子泪眼汪汪朝另一棵树上的鸟道歉，脸皱得像个汤圆。心里想，那只也不是鸟妈妈啊，只好上去继续哄他，等顺气了才抽哒哒地说，你好，我叫殷郊。

后来才发现他们两家在别墅区相邻。姬发家的院子里有篮球架，殷郊家的院子架了座假山，有一块山石，下有浅池后靠小小的瀑布，殷郊有时在那块山石上弹古琴。丝桐合为琴，中有太古声，姬发不好听这旋律，但每次能看到姜阿姨，娴静优雅，听得很沉醉，殷郊本就是谈给他母亲听的。

殷郊父亲常年不着家，姬发在院子里打篮球，每次殷寿回来都能听到隔壁房子一声中气十

足的“爸爸！”

姬发就看着那个横冲直撞的白面团子直奔殷寿，眼神和这些祷告的村民一模一样。

姜阿姨死于美容事故，肉毒杆菌长期注射过量，负责的药剂师担了责任，最后畏罪自杀。

殷郊的手机号码变成空号。姬发开始向国外写信，先前一个星期写一封，后来一个月写一封，盖了邮戳寄出去，石沉大海。姬发停笔了。

姬发走过去在殷郊旁边站着，等着祷告完成，说，“咱们今天去莲花寺。”

“好啊。”

殷郊轻快地说，边伸手从阿佳（藏语里的“奶奶”）手里接过装水的大桶子，对老人笑出两个梨涡。有点费力，身体素质大不如从前，以前班级里的跑步比赛殷郊一直都能赢得过姬发。水提到一半后姬发帮他提完了剩下的路程。

水渠直引明永冰川的融水，一年四季都是彻骨清冽。

跟着村民吃饭时吉玛一蹦一跳地朝着他俩打招呼，递了一块库瓦给殷郊。那是小麦面粉做的薄饼，殷郊对所有小麦制品都抱有好感，这点是拜姬发所赐。

姬发变戏法似的从兜里掏出一块糖果给女孩以示感谢。

手机倒扣在桌子上震动了一下，姬发拿起手机看，微信栏里一溜红点，是以姜文焕为首的狐朋狗友让他发点旅游图片，以及对生活的一系列抱怨。

这边鄂顺对着自家公司的人事部吹胡子瞪眼，那边姜文焕说知足吧你他现在还在实验室里给研究生导师白打工。姬发权当看不见，扯着嘴边笑边发语音说自己正在亲近自然哪有空理你们这些世俗之人，故意用麦克风把呼呼风声录进去。

伯邑考的消息被挤到最后一列，姬发说话时用余光瞥着殷郊，殷郊正在用库瓦沾酥油茶，听小女孩讲藏语故事，虽然听不懂，但一副乐在其中的样子。

查到了。当初接爸的司机患了湿疹，前一天去市医院开过药。

冰川是从天幕降下的生命长河。崎岖蜿蜒，连绵的雪峰纵横交错。姬发对着地图观察了一会，把规划说给殷郊，他选的路线带有风险，殷郊在旁边静静地听着，期间帮姬发围好了一团糟的围巾。吉玛执意跟他们同行，她的母亲在太子庙拜神。

往上走的时候姬发很沉默，他的目光全部聚焦在眼前，而不去看陡峭的山壁，脑子里转着很多东西。

先走过一段人工搭建的路，走过草地和陡峭的林带，冰川的另一侧是九月份的漫山花开，冰瀑贴着他们，在他身侧散发幽幽冷气。姬发觉得自己不该在神圣的雪山下想那些破烂事，心怀愧疚，并继续思考。

吉玛在后面讲话，汉语还不甚娴熟，但是殷郊不太在意也不嫌累，依旧应答着，吉玛脆着嗓子喊，“让我看看照片！让我看看照片！”

殷郊就把相机递给她。

“哥哥，这里面有好多你啊。”

姬发脖子一僵。

殷郊说，“也有很多别人啊。”

女孩子拍了拍殷郊，示意他低头下来，用一种自以为很小的、常与其他同龄人说话的声音，伏在殷郊的耳朵旁边说，“哥哥，我觉得，那个哥哥喜欢你。”

天真又聪明。

姬发听见了，在前面哑然地笑起来，他想说，有那么明显吗。他想听听殷郊是怎么回答，可是殷郊比小女孩机灵，姬发什么都听不见。

殷郊看姬发拿着冰镐走在前面，后背挺拔，突然又想起来了一些东西。那些有关葬礼，母亲，那个脸被涂黑的男人——殷郊知道那是殷寿，而殷寿的大部分记忆都被副人格保留。还有中学，他在宿舍里朗读隔壁班花送给姬发的情书，姬发……嗯，那个人应该是姬发，背对着他写作业，后背笔直。

再然后。他跟姬发说自己要搬家去国外上学的时候，姬发也是背对着他，夏季晚上过饱和的露水打湿衣角，后背依旧板着。姬发好像一直是这样的，永远都让人觉得他心里藏着一股倔强，他和记忆里的那个人渐渐重合。

药瓶。注射器。镇静剂。鲜血。不好的片段一闪而过。

——你醒了啊。

——你最好提醒他一下，我觉得姬发再这么走下去能把自己摔下冰川。

殷郊先回头，确认了女孩在后面稳扎稳打地走，然后叫道，“姬发。”

姬发停下来，“怎么啦，殷郊。”

殷郊歪歪脑袋，刚想提醒他看路，身侧的冰瀑发出咔嚓一声脆响。

咔嚓咔嚓。

咔嚓咔嚓。声波蛇一样传播。

姬发嗓子一干，他位置靠前，地势更高，两人距离有五到十米，想大叫却突然发不出声音，只能扭过身往前扑。看着透亮的冰锥稀里哗啦地往下掉，一块，两块，十块，二十块，落的中途解体，啪地一下落在殷郊化学纤维的外套上，然后是头上、脸上。

冰凌和裂缝就像被大刀阔斧劈砍开的胴体，下一秒一块巨大的冰块降落而下，女孩子短促地尖叫了一声，像能划破手指的课本页，殷郊伸手揽住吉玛，为了避开冰块只能倒进坍塌的冰瀑缺口。

轰隆一声巨响。

那个浅薄的洞口被滑下来的雪堆住，露出来殷郊的两只脚和半条腿，一切归于沉静，雪山在俯瞰他们。

姬发站在原地怔了两秒钟，只觉得天旋地转，又幡然而醒，跨过绕过那段裂纹和碎冰，蹲下身两手并用地挖。把殷郊还有他怀里的女孩生硬地拽出来，吉玛露出一双藏族人才有的眼睛，大口呼吸，而殷郊双目紧闭。姬发十个指头通红，被冻硬的冰碴滑出细碎伤口，慌乱无措地扫去殷郊脸上的雪。

他总是这样，该哭的时候哭不出来，该喊的时候像个哑巴，好像人皮下面被理性主义撑着，可他怎么知道什么是理性主义。就像姬昌的葬礼上，他和伯邑考都没有哭，谁都知道他们兄弟俩是最伤心的，可他们两人就是没有流泪，干巴巴地站在那里，捧着骨灰盒和遗像。

刚刚下葬伯邑考就走了，赶着去公司烧属于他的三把火。姬发留在葬礼上，对各路认识的不认识的来宾干笑，殷寿也来了，同他的秘书一起，黑色让苏妲己显得苍白。姬发与他寒暄的时候问了问殷郊的情况，得到了在国外进修的回复。

哥哥晚上才回来，夜深人静，礼堂是空的，伯邑考身穿西服，对着棺材下跪。

姬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时候想起来葬礼，在父亲过世的几个月里，他思考那辆坠落的汽车都比葬礼多得多。

他觉得这太像一场梦了。姬昌的死，自己毕业，殷郊的久别重逢，再一同来爬雪山，他选了一条危险的路线——他怎么会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姬发轻轻扶住吉玛的肩膀，说，“我们换一条路，你先到步行栈道上去，好吗？”

吉玛很乖巧地点头，先走到远处的安全区域。

姬发也回过头，却愣住了。

殷郊已经坐起来，只是微微垂着头，坠雪睫毛半盖住眼睛，沉默半刻他缓缓抬眸望向他，无悲无喜，一如众生同相，慈悲为怀。

祂。那个祂。哦，那个——神明。

仅仅一秒。下一刻殷郊突然眉目紧锁，狠狠咬牙，右手抽搐着抽打左手臂，膝盖蜷缩成一团，崩溃地嚎陶大哭，姬发赶忙跑过去抱住他，感觉到殷郊全身都在发颤，躯干、四肢、甚至牙床和声带，他的右手捶打着姬发的后背，牙齿似乎在谋杀舌头，喉咙里发出兽类的混沌呜咽。

姬发皱着眉头被他闹得不安生，左看右看，腾出一只手按住下巴，径直吻上去。

腥甜的铁锈味，殷郊把自己的舌头咬破了，血流进姬发的喉咙，就像在吞噬，又滴在冰面，开几多血梅。他足够耐心，温柔地安抚舔舐引导，等着殷郊冷静，指甲从深陷的冰层和姬发的后背脱离出来，睫毛上的雪和泪水融在一起，冰凉凉地贴在两人中间。

不知道过了多久，怀里的人呼吸逐渐均匀，用左手轻轻拽了拽姬发的衣角。

姬发把他扶起来，看着殷郊嘴边血迹未干，突然良心作痛，“对不起。”

“吉玛还在那边呢！”

“吉玛在步行栈道上，我嘱咐过她了。”

“那也不行，万一呢！”

姬发委屈，“我总不能看着你把自己的舌头咬断吧。”

他们继续向上走，姬发绝口不提刚刚祂的出现。

04.

把吉玛送到太子庙，她的母亲正与七十岁的住持老人聊天，姬发扭头看着卡瓦格博——那座无人能登顶的神山，姬发感觉祂正在逼视自己。

殷郊在身后拍了拍肩膀，然后从另一侧走到姬发旁边。姬发很配合地像中学时期把头扭到了相反的方向，收获了殷郊爽朗的笑容，姬发也莫名其妙跟着笑，好像突然间放空了大脑。

登山的过程就是如此。从太子庙再往上走，海拔升高，空气变得稀薄，每一口呼吸的幅度都要加深，他时常需要回头确认殷郊的情况，问他需不需要休息，殷郊的嘴巴抿成一条直线一声不吭地摇头。

一些无关紧要的。

第一次拿了年级第一，姬昌带着姬发去看国际篮球赛，要到了喜欢球星的签名。姬发问这是奖励吗？姬昌说不是，这只是个寻常无奇的周末。

周一姬发把球星签名装进书包要给殷郊看，殷郊扶着脸满眼羡慕。姬发问捂着脸干什么，殷郊说摔倒磕到了。鬼才信，殷郊很不会撒谎，手指缝里不小心露出紫色淤青，嘴巴抿成一条线，大眼睛一下就能看穿。姬发想起来年级红榜殷郊排在他下面，又想起来殷寿的脸，不再说话，下次月考时错了一道不该错的题。

高中的时候变回孤身一人，姬发又可以拿第一了。

小区里那栋别墅区搬进来一户新人家，嫌那假山不好看，给扔了。后来姬家也搬走了。

越靠近顶端，离冰川就越来越近，灰黑和白色的褶皱脉络交错，断裂处的冰层折射出宝石那样透蓝的光。看上去触手可及，走起来却比想象中的远。

殷郊再次尝试触摸自己的嘴唇。

其实和印象里不一样了。他整个人不论是精神还是肉体都因为药物萎缩了许多，干枯的沼泽向内生长，殷郊不确定姬发是否喜欢亲吻这样的嘴唇，或者说，这样的身体。

这座雪山很美，柔和而干净，越往上攀登，越像走入母亲的怀抱。

“姬发。”殷郊说，他确定姬发步伐沉稳，“你有没有想过，是我爸杀了姬昌叔叔。”

杀一个多简单啊，就像杀了母亲一样，杀了他一样。姬发想得太复杂了。杀一个人和爱一个人一样简单。

他们登顶。莲花寺到了。殷郊觉得身体变得很轻。

现在人办喜事讲究天时地利、黄道吉日，办丧事就没有了。尤其是他们这种有钱人家。殷郊记得母亲的葬礼不是一个好日子。那一页日历被他撕掉了。

殷郊刚刚进封闭式病房的时候有些神经质，会到处问你有爸妈吗——主人格是不记得这段的。他们争吵过。殷郊觉得殷郊这样问很不尊重别人，殷郊反驳殷郊那时他才刚刚诞生，没人教他，他不该被责怪，这不公平。

幸好和他一起的人同样神经质，也幸好家庭不幸的人不少，他很好地融入了这里。隔壁病房有个女的每天晚上十一点钟准时对着墙角尖叫，但是殷郊晚上会吃安眠药，所以不构成影响。有个男的对虫子说话，然后说护士们都是橘子，态度坚定认真，护士点头称是，他说殷郊也是橘子。殷郊觉得有趣，问他是酸是甜，那人说橘子都是苦的。

有个年轻的女孩睫毛很长很密，平时很安静，也是唯一一个回答了殷郊“你有爸妈吗”这种冒犯问题的人。回答是好像有。眼睛空洞得像被挖掉了。殷郊被她盯得不舒服，吐了吐舌头要走，女孩子说，你和我好像哦。

封闭病房分男女区，中间隔着一道铁门，从殷郊的角度看她在监狱里，他心生同情，又意识到其实她看自己也是在监狱里，开始咯咯发笑。

每天晚上发药，用透明的小杯子盛着，医生说要看着他吃掉才能走。

殷郊很不高兴，说自己很正常，只是被推出来应付这个世界，有人是懦夫，一直在睡觉。

病人们——不对，他和其他病人们的小组议会上，有位患者在轮到他阐述时双手合十地说自己的理想是到达开普勒星，医生善解人意地点头，问他打算做出什么努力，患者很平静地说也不用特别努力，死掉就好了。

医生说大家来看电视吧。

接着聚在一起看电视，殷郊指着电视上一个西装革履的企业家问医生，那个人是谁？和打

我的人长得很像。

片刻过后殷郊想起来了，哦，这是我爸。下一个问题行云流水地浮现出来，我妈呢？

橘子男士好心地说，旁边那个秘书不是吗？他们是夫妻啊。

殷郊问，橘子也可以结婚吗？

怎么不能，连人都可以呐。

然后就开始头痛，其后续发展暂时不再重复，总之就是那次小组会议被迫中断，殷郊被约束带绑到床上去了。剩下的人继续畅谈半斤八两的人生。他被打了麻醉剂，静脉注射得太急太快，身体晕过去，灵魂却能听见声音，不知道又是谁占据了身体。

护士们把推到单独病房，小声说这不至于打麻醉剂吧。

小护士过过苦日子，嘴巴碎，家里老妇生病，结婚拿不出男方要的彩礼，索性就不结婚了，倾家荡产只嫁到别人家，哪有这么个理儿！折腾这些还不如去考些别的证租出去——好多病人都是有钱人，有钱人怎么会生病呢。这孩子长得也挺漂亮，爸妈怎么就不要了呢，有钱人还真是……

另一个护士赶忙打断她，你知不知道他爸妈是谁，那可是医院的投资。咱院的那个药剂师因为用药错误，害得人都死啦！被告上法庭，死不认罪，问别的也不说，自杀了。

自杀啦！他们家就他一个儿子吧。

祸从口出，别说啦别说啦……

清者不知浊念恶行，浊者难信清者无争，殷郊静静听着，只觉得众生皆苦。

此等豁达并没有持续多久，殷郊觉得祂很伪善，既没有像一个他那样受过鞭刑拷打的痛觉和信仰重塑的苦楚，也没有像自己一样把那些记忆剥过来承担，祂只会在心里想，众生皆苦唯有自渡，冠冕堂皇地旁观一切。

对一些只顾着追问那个沉睡的懦夫有什么痛苦经历的医生，殷郊没什么耐心。

“到底有什么好问的。一个从小被严苛要求，做的所有事都是为了讨父母欢心的人一下子就被像丢垃圾一样丢出去了，他以为他的父亲，我的，还是他的——你被鞭子打过吗？他就被打过，还很多次，虽然现在只有我记得。没有性侵！也没有毒品！如果你的雪山崩塌了——”

殷郊不知道这奇怪的比喻从何而来，但他冷静下来，粲然一笑，“他杀了我的妈妈啊，你知道吗，过量肉毒杆菌在她的美容针里，用我爸办的年卡。”

医生捏着空白的记录报告离开。

姬发站在莲花寺，海拔三千一百米，千年冰川在他们身下，卡瓦格博在他们面前。他想起《可可西里》里的一句话：你见过磕长头的人吗？他们的手和脸脏得很，可他们的心灵特别干净。三步一叩首，磕着等身长头。

殷郊在他身边，沉默噤声。姬发就知道祂又出现了。神永远不是人，谁也别想冒充他。卡瓦格博孕育了冰川和森林，繁衍出这里的万物，隐于云后仍然是万物生灵不可离开的雪山之神。殷郊与卡瓦格博平视，神色平静，不求生也不寻死。

姬发说，“殷郊，我可以亲你吗？”

殷郊不动，仍然凝视面前那座岿然不动的雪山，好像下一步他就要踏出脚坠下山崖。

姬发不再看他，低头接听了伯邑考的电话，手机那边声音缥缈。

“姬发，你和殷郊在一起吗？”

“没有。”

“……殷寿最近在调查啊这件事，殷郊名义上还在国外，所以没明目张胆，你和他都小心点。”

“姬发，你在听吗？”

“嗯，信号不好。”

伯邑考那边没有声音，姬发以为这飘飘悠悠的信号终于是断了，直到他听到伯邑考翻过一页卷宗，“你知道殷郊已经在医院待了七年了吗？”

姬发挂断了电话。

七年的封闭式病房，一个被体制化的病人。

恐慌感像气球那样胀满他。

七年前殷郊告诉自己要出国上学然后杳无音讯时姬发没有这种感觉；刚刚殷郊跌进冰瀑被雪盖住时候他也没有这种感觉；直到这一刻，殷郊像一个神明一样怀抱着山下的村庄、审

判着他的欲望，姬发才意识到，殷郊似乎已经不属于自己了。

“那一瞬，我飞升成仙，不为长生，只为佑你平安喜乐。”

“你说什么？”姬发抬起头，以为自己听错了。

殷郊已经换了副面相，对着他眨眨眼睛，“咱们拍张合照。”

“你知道吗，”姬发很轻很轻地、怕把殷郊吹跑似的，“殷郊，当时我以为我会在雪山上向你求婚的。”

晚上两个人并排直挺挺地躺在床上，腿部肌肉乳酸堆积，疼得不行。殷郊问他想明白了没有，姬发一下翻过身去，居高临下地看着他，手腕翻过来一用力扣在身下之人的脸侧。

“如果你回去，殷寿会对你做什么？”

殷郊神色平静，“前额叶切除手术，我偷来那个医生的病历看到的。”

“……这个手术早就被废除了。”

但不代表殷寿会废除它。

姬发低头狠狠咬住殷郊的唇角，然后是喉结，舌尖细细舔过那道浅色的缢痕，手解开扣子伸进去，膝盖抵在两腿之间。殷郊像一只被囚禁的鸟那样控制不住地挺起腰，哭，亮莹莹的泪珠串成链子坠下来。

姬发愣住，伸手要去替他拭去眼泪，“你不愿意？”

“进来。”

殷郊呵出一口气，拽过姬发的衣领凑上去，“进来。”

05.

要返程了。姬发今天起得很晚，他感觉到殷郊轻柔地绕过自己，出了一趟门，又回来，低头吻了一下他的眼角。说，我走啦。

姬发睁开眼睛，目送殷郊消失在黎明的雪山。

是伯邑考拜托姜文焕来接姬发的。这几个毕业的兄弟里只有他选择读研深造，先留在国内帮导师打几个月工，和家人过个中秋团圆节，祭拜一下自己的姑姑，再飞国外进修。伯邑考话没说的太明白，只说注意安全。结合最近风声，姜文焕大约能猜出来是殷家出事了，有关自己那个没见过几面的表哥，还有姬发。

飞机落地是晚上。机场白灯一照，姬发特别好认，大晚上的戴着帽子墨镜和口罩，背个巨大的包，背挺得贼直，一副做贼但不心虚的模样。看样子是在打电话，看见姜文焕先是愣了一下，不动声色地扭动脚跟走过来。

把包丢在后座，相当自来熟地进了副驾驶，朝着姜文焕伸出手，“带电脑了吗？”

“带了，你脚底下。”

优秀的研究生在接机时也在翻译那稀奇古怪的巴西语文献。

姜文焕小惊失色：“我还没说电脑密码呢，”看着姬发摘了墨镜更是大惊失色，“你怎么哭了！”

“扯。你电脑密码从大二开始就是鄂顺的生日连崇应彪都知道。”

姬发不想算理他，从包里拿了摄像机和读卡器，动作利索。

姜文焕启动车子，说，“安全带系好，我前几天刚被扣了六分，不能再扣了。”

姬发：“呵呵，鄂顺给你扣的是吧。”

“鄂顺已经准备去重新考科目一了，回你家？”

姬发随口应道，“嗯开吧，能开到哪儿是哪。”

这话听起来奇怪，但姜文焕很快发现有几辆车正在不动声色地跟着他们，偏头看到姬发合上了电脑，目光怔怔地看着窗外。

“你最好别给我惹上什么麻烦。”姜文焕的目光从后视镜挪回正前方，说，“还没问你，这次旅行你是和殷郊一起去的吗？他现在怎么样？”

过了两秒钟他得到迟钝的答复，“你认识？”

“我表哥。”姜文焕腾出一只手，对着自己的腰比了一下，“只见过一面，那时候大概这么高吧。”

“哦，是吗……可我是一个人去的。”

“嗯我估计他也——等等。”姜文焕没反应过来，油门松了一截，还好汽车是自动挡，“你一个人去的？”

“是啊。”

姬发面无表情，手机屏幕的荧光照在他波澜不惊的黑漆漆的眼睛里。

姜文焕皱起眉头，“你刚刚在给谁打电话？”

话音刚落，三辆警车横行过来挡住了姜文焕的车，红蓝车灯闪得晃眼睛，几个人高马大的警察从车上下来，对着他们举起证件。

“姬发先生是吗，请跟我们走一趟。”

姬发仰头半躺在审讯室的椅子上，身体往下出溜，又被卡在半道，百无聊赖地看电子表跳秒。他刚刚打电话报警，说自己杀了人，被急火火地拷了铐子送进来，警察要盘问细节，又什么都不说，只是一口咬定要见殷寿。全程都很乖顺地不反抗，警察只好把殷寿叫过来。

殷寿在晚上十点半进到警局，出现的时候西装革履，端着步子，看起来很从容，独自一人，没有秘书跟着。看着他与警察交涉了两句，点点头，盖了层怒容面具就进了审讯室，坐到自己对面，姬发扯着脸部肌肉想笑又没力气，歪出一个诡异的表情。

几秒钟的沉默后，殷寿开门见山。

“殷郊被你藏哪儿了？”

姬发半躺着身子把脑袋支棱起来看着殷寿。他很平静、而且威严，正义得理所当然，似乎是真的站在殷郊父亲的角度逼问自己，可姬发还是从他刻意控制的面部表情捕捉到了慌忙。

“殷寿，你也给苏妲己买了美容院年卡吗？”

殷寿的表情没有任何变化。

姬发歪着脑袋问，“明天中秋，今天没有去祭拜一下您的前妻？”

“根据交警监控，你和殷郊坐了去香格里拉的飞机，殷郊当年和我提过一嘴，你们是去梅里雪山了吧。”殷寿叹气，“你难道没发现殷郊的异常吗。”

姬发不说话，目光停在电子表上。

“这件事其实怪我，我望子成龙心切，前妻去世后没考虑到殷郊的心情，直接送他去国外上学，一定程度上刺激到了他。”

姬发冷不丁说，“七年啊，那医院里怕不是上上下下都是你的人了。”

殷寿短暂地蹙起眉，这么多年他通过干预人员调度，管控器材或药物财务情况，确实上上下下捏住了不少人，但这并不重要，他以为姬发至少会有一些情绪波动。

“姬发，我知道你和殷郊是好朋友，可殷郊的病治疗不能被打扰，你还有你的路要走，应该也能明白。我之前就觉得你以后一定大有所为，现在我依旧这么认为。”说到这里，殷寿深吸了一口气，闭上眼睛，似乎在回忆往昔，“他是最爱的孩子，亡妻也是希望殷郊能好起来的。姬发，你要真是为了他着想，就让他赶快回来。”

“不对，你不这么认为。”姬发慢慢吐字，语气冷淡得仿佛他才是不念旧情的那个。

“你觉得我还在你的掌控范围，所以才把肉毒杆菌加在了我哥司机的药里，患湿疹的司机肌肉麻痹，车直接冲进江里，药瓶现在恐怕已经在太平洋了。但是没想到死的人不是伯邑考，而是姬昌。用两次相同的伎俩，我怎么不知道殷总如今傲慢得连脑子都不愿意动了。”说完姬发做出恍然大悟的夸张表情，“哦，因为你根本不用动手，对吧？上次那个可怜的药剂师被捏了把柄自杀了，这次也一样，根本脏不到您的手。”

“唉年轻人想象力就是丰富，”殷寿冷笑感慨，“这是殷郊告诉你的，你觉得警察是愿意听信一个疯子的话还是相信证据。”

审讯室是单面玻璃，他看不见外面的警察作何反应。姬发抬头看了这个房间一圈，除了黑色什么都没有。殷郊的病房是什么样的呢？

病房其实没什么可怕的，最多只是一群可怜人而已。和其他科室的病人一样，只是杀死他们的可能是自己。病房大部分时间都很干净，天花板是白色的，地板是白色的，床单是白色的，晴天的时候有太阳就好看，哪怕照在注射液的瓶子里，和你的常常穿的那件衬衫一样，感觉有很温暖的小麦香。想起这些的感觉真好。我之前想过把这些记下来，哪天出院后告诉你。但是姬发，你的生活应该比我的有趣多了吧。

别说了。别说了。

殷郊跟我说……哦，念自己的名字还是有点尴尬，其实我不太喜欢这个人的，可又不好意思

思责怪他。他分走了我的痛苦，也意味着拥有训斥我的懦弱的权利。可我也不想天天被自己的脑子嫌弃，你肯定知道。我可还有一条命能给你用。

姬发痛苦地呢喃。别说了，别说了！

3，2，1。

电子数字在姬发面前跳舞，像因溺水而膨胀的尸体，又像掉在地上的花蜡烛喑哑地唱起歌来。

“不仅仅是年轻人想象力丰富啊，”姬发听见自己阴恻恻的声音，“看看外面吧，殷总。”

殷寿的表情骤然冷却，他疾步走到外面。乍一看与进来之前没什么不一样，但他能感觉到遮遮掩掩的目光和切切察察的讨论皆是落在了自己身上。

讨论。惊叹。恐惧。嫌恶。

好像所有人的手机屏幕都在播放同一个视频。

一个白色的背景，一个苍白的人。

殷寿呼吸一紧，从把他带进审讯室的警察手里夺过手机，不顾几十个未接电话和警察的阻拦快步走出警局。

在殷寿的认知里，夜晚的城市像一块吞吐光幕的海绵，一口无边无际的棺椁，金银财宝堆砌出看不见的手从棺盖里伸出来。自己便是腕力最强的那只。

而如今那沉甸甸的棺盖被掀开了。

那座殷寿常常引以为傲的、最高建筑上，LED大屏露出自己儿子的笑脸。

“大家好，我是殷郊，朝歌集团现任掌权者殷寿的儿子。我的父亲涉嫌故意杀人、贪污受贿、威胁恐吓——”

殷寿低头打开手机。自己的名字挂在热搜词条红的发黑。

“大家好，我是殷郊。”

他点开每一个视频网的首页。雪山把殷郊的头发吹得蓬松杂乱。

“大家好，我是殷郊。”

“大家好，我是殷郊。”

“大家好，我是殷郊。”

殷寿这才发现殷郊的长相其实更像他的母亲、他死之前都要睁着眼睛的前妻。

殷寿恶狠狠地盯着大屏幕上那张脸，恨不得将殷郊生吞活剥。雪山的风让殷郊的声音显得模糊，这说明声线可以被修改；他比记忆里瘦了很多，这说明人的妆容可以被伪造；他的每一句话都能因为殷郊的精神疾病而失去法律效益。

但殷郊还在说，面带微笑，无所畏惧，脸颊两侧的酒窝一抿，看起来很天真很天真。他一遍一遍地重复，被锁在医院里的七年，母亲的死，姬昌的死，哪些职位的暗箱操作，这些是殷寿做过的，还编了些他没做过的贿赂，听起来低级又好笑，简直是胡扯，可措辞叠加起来，仍然显得罪行深重。

哈，年轻人的想象力就是丰富。殷寿的脑海里划过姬发刚刚在审讯室曾不止一次地看着电子表。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简直是阴魂不散，跟鬼一样！

整座城市都被殷郊这个白漆漆的鬼魂笼罩。

视频能删干净，但舆论才是那把最锋利的剑刃，怀疑的种子已经种下，他们不需要证据。

他就是这么用自己的命的。

“你到底对殷郊做什么了。”殷寿看着姬发气极反笑，“你给他什么好处、什么许诺，你编造了什么让他信服的谎言，才说服他录了这个视频？你要知道连你都能利用他的仇恨和愚蠢，那我也可以。

“你在和我赌吗？一个不合格的父亲和一个抛弃他的朋友，殷郊会选哪个。”

姬发看着殷寿，他先是张开嘴，气球好像卡在他的喉咙里，接着大笑爆破出声，抱着肩膀蹲下去，从脖颈到后背都在无规则的耸动，骨骼似乎都在疯狂地摩擦作响。骨头在姬发的身体里坍塌，然后以一种与先前全然不同的方式生长拼合。

他在笑，眼睛却止不住流出眼泪。喉咙里好像染了血，咯咯笑得时候甜蜜的血腥味上涌，玫瑰在里面生根发芽，苦咸的河流浸渍着它的生命，嗓子如同被戳出一个空洞，风穿过那些血肉。

“殷郊死了。”

姬发说，话语陡然淬进冰水里，他如愿看见殷寿不可置信地表情，表情称得上怜悯，“你输给他了，殷总。”

06.

从警察局出来的时候已经是深夜，姬发坐上伯邑考的车，闷闷地叫了声“哥，今晚辛苦了。芯片呢？”

伯邑考说，“销毁了，数据有备份。”

沉默的汽车一路疾驰，从市中心开到家族墓地。

一路放着佛经，找到刻着“慈父 姬昌”的墓碑，姬发端着香跟着伯邑考跪下来，头磕到地，三下，然后站起身，将乘在瓷杯里的酒撒下去。

出门后换了杯子再斟上一杯，泼向圆月星河，霜华落了一地。

07.

他做了个梦。不对。太真实了，这不是梦。

刚刚他还在医院，穿宽大的病服，袖口空空，看着其他来看望病患的家属，稀薄阳光筛过他透明的皮肤。现在他在雪山的山崖，远离步行栈道和村庄，走上来的路有些艰难，摔了好几跤。可天空离他那么近，柔软、干净，玻璃一样，只要再往前一步他就能飞上去。有人抓住他，他看起来痛苦万分，泪流满面。那个人背着行囊，里面装着很多彩色的信笺。他一张一张地展开，铺在自己面前。

你看，这是高中的第一次月考，我拿了第一，你离开后我就不用故意把会做的题改错了，你生气了吗，没考过我你会不会生气？你在忙吗，这是篮球赛，对面班那个脾气很差还经常搞小动作，我教训了他一顿。为什么不回我信。这是高考百日宣誓，但是我觉得很无聊，毕竟我不参加高考。大学校园还挺漂亮的，社团很多，有古琴社，你还回弹古琴吗？我哥从国外回来了，你很久没见他了吧，其实我也是，我也好久没见过你了。你为什么不回我信。

有个女生向我写了一封很长的情书，太长了，我没看完。你会看完我的信吗？

殷郊，我有点不记得你的样子了。

殷郊，这是最后一封，你是死了吗？车祸，空难，火灾，抢劫，还是喝醉了把自己丢进了河里，咕嘟咕嘟灌了水沉下去。你没死吧，死之前也应该告诉我一声啊，我应该有权参加你的葬礼。你为什么不回的信，你读过这些话吗，你知道我喜欢你吗？你看不出来我多爱你吗？我还能做什么，为你自暴自弃，为你声嘶力竭，为你饮泣而眠？烧掉你的在我脑海里的所有记忆，当你从未存在？还是俯身成为你的信徒，供奉成最多情的佛陀。

我没做错什么吧。那你一定是死了，死去的你一定会爱我。

他跳下去。在起跳的瞬间，他用生命做唯一能表示爱的筹码。先下坠，然后鲜血奔涌，迸发而出。再起身，拖着骸骨走一条很长很长纯白的路，要走很久，走到麻木与疼痛全都消失，身体轻到能被风吹起来，灵魂不用逸散而是整合成一。

雪痕后有唯一的朝圣者。朝圣者仰起头，目送他的神明飞跃，飞跃这座雪山。

END.

[1]诗源仓央嘉措《那一世》

Please [drop by the archive and comment](#) to let the author know if you enjoyed their work!